

风华女战神

（下）

雪山小小鹿
◎著

非外借

星辰大陆，以武为尊，
实力强者得天下！

月思卿，

一个来历神秘的女孩，
顶替了废物的名头，
重生崛起。

她原是兰花女神，
他原是上古邪神，
一旦爱上，就注定灰飞烟灭。
千百次的擦肩而过，
能换来今生的相依相守吗？

《天才庶女》作者
雪山小小鹿全新力作。
且看女主如何从一名废材
在异世大陆逆袭成神。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风华 女战神

雪山小小鹿
◎ 著

下



目录

第一章	抓走梦娘	/1
第二章	家族大赛	/14
第三章	犀利反击	/25
第四章	精彩混战	/38
第五章	计高一筹	/50
第六章	琼城风波	/62
第七章	连破三关	/75
第八章	地宫探险	/88
第九章	收服青珠	/100
第十章	慢班重组	/112



目录

第十一章	小紫闯祸	/123
第十二章	夜玄归来	/135
第十三章	炼药高手	/147
第十四章	历练危机	/161
第十五章	自作自受	/173
第十六章	铁堡选拔	/183
第十七章	夺得资格	/193
第十八章	生死决赛	/204
第十九章	维护夏远	/219
第二十章	最后一聚	/230
番外	白家的毁灭	/241

第一章

抓走梦娘

次日，月思卿得到通知，三天内去炼药师公会报到，成为里院成员。

炼药师公会是个全大陆性质的场所，有着为炼药师认证的权威。对炼药师来说，炼药师公会会是他们的遮阳大树。

佩戴着炼药师公会颁发的徽章在外行走无疑是一份荣耀，可若进入炼药师公会的里院，那将会是长老的培养人选，会有专属银牌，那是一份更大的荣耀。

月思卿没想过，自己连在炼药师公会认证都没认过，便直接成为所谓的长老培养人选。

但她也知道，三天太短，有些困难。

她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夜玄。

在她的要求下，崔安将期限最终延长至一个月。

一个月时间，应该够了。

晃荡在通往夜玄别院的小路上，月思卿轻叹一声。平常看起来很长的路，今天走来却感到极短。

精致的弧形铁栅门映入眼帘，她放慢了脚步，到得跟前推了一下，发现铁门落了锁。

这时，一名黑衣人出现了，正是经常给他们送饭的那个。

“夜玄在家吗？”月思卿主动问道。

黑衣人低声说道：“在家，不过主子说了午后只有一个客人，其他人来了都不给进。”

对月思卿，他毫无轻视之意，眼中给够了尊重。

月思卿轻轻笑起来，问：“客人是谁？”

如果是吕龙，应该不会用“客人”来形容吧？

迟疑了好一会儿，那名黑衣人见月思卿仍然紧盯着自己，只好说道：“是四大家族月家的月木子小姐。”

月木子？

月思卿有些吃惊，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她，她可不是学院里的学生。

但突然间她想到昨晚撞见的事情。

夜玄带着那么多人盘踞在月家……星月教和月家之间到底有着什么联系？这么说来，

夜玄是早就认识月木子的了？

其中的关键自然不是她能想明白的。

但她知道，夜玄话中的意思，他不想见自己……

“小四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”走出来的皇冷疑惑地问那名黑衣人，乍然望见月思卿，脸上露出些许吃惊的表情，说道：“梦姑娘，是你？我道是谁呢，我这就进去给主子通报下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月思卿笑着拦住他。

她紧紧抓着铁栅栏，握得极紧，像是要将它抓断。冰冷的温度从金属上传来，顺着四肢百骸漫进心底。

“就算是通报了，你家主子也不会见我。”

说完，她还想说些什么，可唇瓣微动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皇冷看向她的目光充满了怜惜和沉痛。

在这样的目光中，月思卿松了手，转身离去。

望着她略微有些蹒跚的脚步，皇冷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月思卿刚走几步，抬头，却看到不远处站着两人，正淡淡望着她。

一人身形高大，面色阴沉，正是吕龙，而他身边站着的娇美女子，却是月木子。

月木子今儿着实费功夫打扮了一番，半披长发，头顶编了一圈辫儿，穿着一袭白色轻纱小衫，将乳白色的肌肤衬得更加滑若凝脂，浅绿色长裤，将她整个人点缀得活泼明艳，却又不失娴雅文静。

她眸带好奇地看着月思卿，也没有出声。

月思卿脚步不停，径直与她擦肩而过，一路出了学院，去了梦娘住处。

梦娘刚吃完饭，并没睡，坐在院子里绣着手中的花样。

“娘，我饿了。”月思卿奔进小院，有些娇嗔地叫道。

梦娘听到女儿的声音大喜，放下花样道：“我去给你煮鸡蛋面。”

很快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便端上了桌子，月思卿吃得津津有味，梦娘疼爱地看了一回，出去收拾针线。

月思卿抱着碗，将碗里的汤也喝得一滴不剩，这才满足地咂咂嘴。

亲情，或许才是最温暖的。

那些虚无缥缈的感情永远只是镜中花，水中月。

高兴的时候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一旦恼了，你在他心中便什么也不是。从未体会过男女间微妙感情的她无法适应，只能勉力收心。

吃完饭，月思卿提出带梦娘去帝都大街转一转。

梦娘来帝都后，还从好好逛过。

反正月家已经知道她的存在了，她也不惧。

梦娘同意了。

母女二人坐了马车去了东商业区，母女俩逛着各种商店，乐在其中，直到傍晚才满载而归。

偏生是该出事，她们二人临上马车时，叫远处一人瞧见了。

“阿梦！”月跃满脸震惊，大吼一声，手中一张纸拂落至地，他拄着拐杖就要朝那边追去，手臂却被旁边人狠狠抓住。

“大哥，你疯了！”眼疾手快的人正是月刚。

另一小厮弯腰将那张纸捡起，递给月刚。

低眼一扫泛黄的纸上绘着的绝色女子，再想到刚才登上马车的妇人，月刚嘴角划过狠辣的笑。

眼看着马车疾驰而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月跃虽然悲痛万分，却也有自知之明。

这样残破的身体怎么会追得上她们？

不过，他不会认错的！

月家大厅，精雕细琢的檀木梁柱透着古雅的气息，中央两个大座椅上两人面对面坐着，手里执着黑白棋子对弈。一老一少，老的精神奕奕，小的俊朗脱尘。

这两个正是月家族长月无霸和二皇子上官鸿。月木子已然回来了，眉眼间似乎多了一些沉思，有些失神地站在上官鸿身后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霍然间，大厅内的静寂被一串凌乱的脚步声打破。

月府管家疾步进来，脸色慌张：“族长，大爷回来了——”

管家一句话还未说完，厅外便传来月跃激动的叫喊声：“父亲！”

清脆地落下琉璃棋子，月无霸起身下阶，浓眉紧皱。

上官鸿也随之站起，眉眼间划过诧异。

月府大爷月跃是月木子的父亲，他对月跃颇为熟稔，也很尊敬，可却从未见过他这般大声说话。

月木子也从魂不守舍的状态回过了神，迅速跑下阶。

月跃已然在月刚的扶持下快步进来。

他发丝散乱，脸色狰狞，双眼布满血红，乍一看上去颇为恐怖。

“跃儿！”月无霸见他无大事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声音中含着一抹警告，“家中还有贵客，不得造次。”

上官鸿也已走过来，倒是微微客气地叫了声“月跃伯伯”。

月跃看也没看他一眼，那通红的双眼直直盯住月无霸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。

满室皆惊。

“父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月木子赶紧过来拉他。

月跃的声音这时反倒沉淀了几分，一字一字说道：“父亲，儿子不孝，今天却要弄清楚一件事。十年前，阿梦没有死是不是？你把她怎么了？孩子呢？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混账！”听得他最后一句，月无霸脸色顿变，却是看了上官鸿一眼。

上官鸿也极是震惊，但情知这是别人家的家务事，立即说道：“族长那您忙，我先走了。”

月无霸轻叹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上官鸿看了眼月木子，后者脸色苍白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动没动。

他快步走了出去。

身后，月无霸的声音传来：“木子，你也出去。”

大厅内很快只剩下月无霸、月跃和月刚父子三人。

月跃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父亲这是不打算瞒儿子了吗？我洗耳恭听真相。”

月无霸冷哼一声，坐回到座位上，望了望下方跪着的月跃，又看向月刚，接收到月刚眼中的信息后，他的眼色深沉下去，说道：“你的一生都被那个女人毁了，你还在惦念着她？”

月跃嘴角的笑意极为苦涩，说道：“如果父亲不设这个局，儿子又怎会变成这样？”

“你的意思还是怪我？”月无霸的声音蓦然大扬。

“儿子不敢！”月跃立即摇头，低沉沙哑的声音缓缓说道，“父亲对我一片真心，这些年，我深深知道，如果不是父亲您的关怀，我只怕早就去了。”

见他这么说，月无霸的面色才微微一松，眸内闪过无奈。

思量片刻，他说道：“跃儿，旁的事我都能答应你，但你若想接那对母女回来，我是万万不肯的！”

“父亲，我求您了！”月跃眼角含泪，“砰砰砰”便磕下头去。

月无霸却恁地狠心，一甩长袍再次站起，冷声道：“那对废物母女再进月家，我们月家还有什么脸在帝都生存！而且，你也不顾二皇子的脸面了吗？刚才他在这，我不好说，现在你想，他跟那小废物有婚约，若是传出去了，又要闹得满城风雨！我们月家现在是强弩之末，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了！”

听着他口口声声的“废物”，月跃的心寒了下去，抬起头，冷声说道：“父亲，您别忘了，您儿子现在也是废物。”

“你！”月无霸气得一口血涌上喉口，操起桌上的茶盏便朝他砸去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正中他的额头，鲜血顿时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。

月刚赶紧拿丝帕去给他擦，劝道：“大哥，你就别提这事了，父亲是不会同意的。”而月无霸，已经走出大厅了。

虽说这件事掩盖得很好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，月家长子的一对废物妻女出现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帝都。

当年，因梦娘没有一丝灵力，她的出现、生子直到“死亡”，知道的人不多。

所以这些不知情的外人只知月跃在外头还有一对废物妻女。

废物两字总归不好听，尤其是这一家三口都摊上这个词，瞬间便成了整个帝都的笑柄。

月家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，似乎受到排挤，现在已经沦落为四大家族之末了，本身就不景气，再添一笑柄，名声更是直线而下。

现下帝都人见面说得最多的就是：“你可听说了月家三废物？”

当月思卿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头怒火顿起。

废物吗？她倒是无所谓，可梦娘怎生受得了？

呵呵，看来那个家，她还是得回去一趟。

废物？她要让他们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废物！



夜玄别院的铁门前，月思卿浑身冰冷地站着。

铁门依旧是锁着的。

小四现出身形，见门外站着的是她，讶异道：“梦姑娘，是你？”

“要不然呢？”月思卿接过他的话道，“你以为是月木子？她最近来得很频繁吗？”

小四“嘿嘿”一笑，脸上却有着明显的尴尬之色，含糊地答道：“也不是很频繁吧。”

“也不是很频繁，那也不是只来一次。”

她还是听得懂的。

小四颇为不自在地看着她，一时竟不知是开门还是退回去。

月思卿也不急，只是看着他。

两人对视间，一道轻轻柔柔的声音响起：“思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不用回头，光听着那声音，月思卿便觉得心底一抽。

缓缓让开身形，月思卿让月木子走上前，冲她轻轻勾唇道：“有些事情而已。”

此时，距月木子第一次过来已经有三天了。

这三天，月木子天天来吗？

月木子冲月思卿浅浅一笑，问小四：“夜导师在吗？”

“在。”小四低低应了一声，快速瞥了下月思卿，从兜里掏出钥匙，转开了铁门。

月木子迈开轻盈的步伐走了进去，进去后才似想起什么，回过头道：“思卿，我先进去了。”

说完她熟门熟路地朝客厅门走去。

月思卿垂于身侧的双手微微握起。

“梦姑娘，赶紧进来。”小四压低声音冲月思卿说道，边说边使眼色。

一愣之后，月思卿明白过来，他是想让自己和月木子一块儿进去，到时候夜玄也不好责问他。

不过，她轻轻一笑，谢过他的好意，说道：“我就不进去了，让夜导师出来见我。我有几句话想和他说。”

小四沉吟了会儿道：“那好，你等着。”

月思卿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他若不出来，我便一直在这等。”

小四答应着进去了。

月思卿站在门外，一时有些想笑，一时又有些难受，说不出的感觉，只觉得眼中涩涩的。

小四一直没有出来，她也就依言站在这等。

双手死死握着铁栏杆，那冰凉的温度她早就感觉不到了。

夜玄，你就狠心至斯吗？

也罢，算她瞎了眼吧！

她只是从未如此习惯过依赖一个人而已，不是物质依赖，她不需要他的钱财，也不需要他的势力，她要的，只是那一份归属，那是心理上的依赖。

良久后，连她也不知到底等了多久，那双手，终是从铁栏杆上微微松开。

刚转身，铁门后便传来脚步声。

她不想回头，但那道清冷的声音却传过来：“你叫我出来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背影微僵，月思卿顿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回过身。

一袭暗红长衫随风微扬，墨色长发交织一处，衬得男人的容颜越发高贵雅艳，芝兰玉树般金贵不过如此罢了。

月木子站在客厅门外，遥遥看着她。

月思卿嘴角扯了一扯，声音也淡漠下来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你要想听也可。不想听，我便走了，以后都不会再来。”

夜玄那双深幽得看不到底的眼瞳微微一动，薄唇轻启：“你说。”

月思卿淡淡道：“将那张人皮面具给我。这是我最后一个请求。从此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当然，我不会将你恋童癖的事说出去。”

说完，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月木子一眼。

夜玄的脸色霎时变得青黑起来，踏前一步，他的身影如鬼魅般逼近，大手猛地拧住她的肩膀，双眼染上一丝血红，声音充满了危险：“梦思卿，你给我说什么！”

“放开我！”月思卿怒了，有了月木子，他就这么对自己吗？

可还未挣扎开夜玄的力量，身体又被一阵大力拉住，夜玄低冷的声音强压着怒气：“梦思卿，你就像头野牛！回来！”

“咔嚓”一声响，他修长的左臂探过，已经将铁门落了锁。

月思卿不由笑出声，恨恨说道：“是，我像野牛，学不来你的优雅，也不像她那么听话。不过夜导师，你还是离我远点吧！”

说完，她估摸着这会儿出不去，转身朝客厅跑去，摔了门，重重地踏着地毯进去。

月木子看着她消失的背影，悄悄望向夜玄。

夜玄往日里清俊优雅的脸庞噙着滔天的怒气，肌肉微紧，瞳孔泛红，手背青筋突起，看起来颇为可怖。

她忍不住轻声叫道：“夜导师。”

夜玄死握的双拳松开，却没有看她，快步往回走去。

月木子赶紧跟上。

两人进客厅后，便瞧见月思卿穿着那双脏兮兮的鞋子在软卧上发了疯似的踩踏着，雪白的软卧落了一层漆黑。

我踩踩踩！

不让我进来是不是？我就进来一回，偏要将这里搞得乌烟瘴气！

见二人进来，月思卿头也不回地往楼梯跑去，噔噔噔就上了二楼。

月木子小脸一变，转头看向夜玄。

夜玄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你在下面。”

他一个箭步便追了过去。

显然，月思卿这去二楼准没好事。

月木子嘴角泛起一丝苦笑，点点头，四处一看，迈步走向那被踩脏了的软卧，弯下腰，就用自己的衣袖擦起来。



月思卿冲进了夜玄的主卧，大抵是没什么人上来，他的卧室很少锁着，所以她很轻松地进来了。

望着那张一尘不染的大床，月思卿嘴角勾起冷笑，一跃而上。

只不过刚刚站上去，身体便被一股大力带了下来。

“胡闹！”夜玄一把将她的身子扳过，紧紧锢着她的腰肢，眼神充斥着怒火看她。

月思卿昂起下巴，正要回他几句，夜玄却一把将她脸颊攫住，眸色加深，二话不说，低头封住她的唇。

双唇相触，冰凉温热相渗，两人的身体都是一颤。

随后，月思卿眼底涌起怒火，而夜玄却抱紧了她，摁住她的后脑勺，在她唇瓣上疯狂地辗转碾磨起来。

“唔，唔……”月思卿无法成音，拼命地想要挣扎。

夜玄的力道却是极大。

疯狂地吻过了，月思卿终于喘息了几口气，脸颊浮着娇晕，望着近在咫尺的男人。

夜玄也看着她，唇角微勾，似乎怒气比刚才少了许多。

月思卿腾出一只手，使劲抹过唇瓣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也是这么对月木子的？”

这句话不说还好，一出口，夜玄的脸色再次变冷，比刚才还甚。

屋内的温度霎时下降，有如狂风暴雨前来的预兆。

他狠狠攫住她的下巴，薄唇微吐：“很好，你还没长记性。”

他迅速起身，下了床榻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你不用走了。”

说完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关门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小院里格外清晰，随后便是他下楼的声音。

夜玄长身下楼，月木子赶紧迎了过来，探查着他的脸色，轻声说道：“夜导师，我将软卧擦干净了。”

她以为，夜玄总会夸奖她几句。

没承想，夜玄连看也不看那软卧，声音有些冷沉道：“你先回去吧。”

月木子一愣，有些不甘心，看了眼楼梯上方，低声道：“可是思卿她……”

“不用管她！你回去！”夜玄的声音猛然降了好几度。

月木子瑟缩了一下，一股巨大的无形压力向她涌来，她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心想，父亲说这人脾性难测，果然是真的。

“是，那我先离去，我会等你。”月木子柔柔地说完，缓步退出。

还没等她走出客厅，夜玄的身形便已消失在一楼了。

月木子紧握右拳，他就那么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月思卿了吗？

推开主卧的门，夜玄的动作不自觉地放缓了，凝息看去，顿时一呆。

他就知道会有状况！

月思卿将所有的被褥全部搬到了地上，此刻正大刺刺地躺在上面，姿势极其不雅。

她正发着呆，身体突然被一双铁臂凌空抱起。

一个旋转，月思卿已经坐到他的大腿上，夜玄紧紧抓着她的手，眼色幽暗，说道：“你

不是说我有恋童癖吗？那这个房间便是你的囚笼，你就在这里做我的玩物。”

月思卿倒吸一口凉气，嘴上却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地说道：“我觉得月木子更适合，玩物，总要乖巧些好。”

夜玄握着她的手猛然掐紧，一字一字道：“不，还是野性点比较有趣。”

月思卿气得转过了头。

腰间一紧，却是被夜玄整个塞在怀里，男人的声音却是去了几分怒气：“是我不好。”

月思卿一怔，身体僵了一下。

夜玄轻叹一声，不会告诉她，将她揽在怀里的时候，那似乎失去了好几天的灵魂便回来了。

“你不觉得该解释一下月木子的事吗？”月思卿咬牙问。

夜玄沉默了下，移开唇，低头看向她秋水明眸，还是说道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“那是怎么样？”月思卿跟着问。

“过几天你便知道了。总之，我心里只有你。”夜玄没有解释，他倒是极喜欢她这吃飞醋的小模样。

月思卿哼了几哼，却不知为何，心里已然信了他。

心里只有她吗？这算不算夜玄最直接的表白了？

月木子的事……如果他的解释说不过去的话，呵，就别怪她心狠了！

月思卿从夜玄家离开时心绪已然完全平静了。

只是没想到，下楼时，皇暗和皇冷一左一右地在客厅门口站着。

见她下来，两人都有些尴尬，叫了声：“小姐。”

月思卿步子一停，瞥了眼夜玄，沉声道：“两位前辈，‘小姐’的称呼还是收起来吧，免得你家主子责问你，何时多了个小姐出来。”

以她的身份，本就不该让皇暗唤一声小姐，是她之前太唐突了。

当然，这也是因为那天晚上夜玄的话。

听到这话，夜玄轻叹一声，握了握月思卿的手，低声道：“我何时说错话了吗？皇暗本来就没有小姐。”

月思卿咬紧了唇，夜玄后面的话却是话锋一转：“他要有的，也只是……夫人。要不，让他改口叫夫人？”

夫人？

月思卿脸庞霎时通红，不由甩开了他的手，哼哼着快步出了客厅。

身后，皇暗和皇冷明显松了口气，嘴角勾起暧昧的笑容。

第二天早上，月出云别院。

月思卿睁开眼后，窗外已透进丝丝缕缕的阳光。

下楼时，吕涛已经起来了，正坐在客厅的软卧上，一袭黑衣衬得他格外丰神俊朗，凌厉的五官配上冷酷的黑发，气质出众。

“思卿，今天去给你娘换住处吗？”他合上手里随意翻看的书，起身说道。



“嗯。”月思卿点头。

他们昨天就商量好了，将梦娘再迁一次。

这次打算迁到郊区，今天便去找房子。她不想最近帝都那些谣言影响到梦娘。

去食堂用了早膳，两人悄悄出了学院。

月思卿没有去夜玄那里，也没和他打招呼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她想，自己终是不会主动踏入那间铁栅小院。

而今天，初级班晌午的课却开了。

连最近鲜少露面的月出云也匆匆赶回来上课，但月思卿和吕涛却一直没有来。

夜玄双臂撑着讲台，向教室里的学生们简洁明了地讲述着战师实战技巧，那双眼睛却总是瞟向教室内唯一空着的两张桌子。

一面说，他那长眉便微微拧起。

消失不说，还是和吕涛一起消失！

放在桌上的双手不由得紧紧握成拳头。

一丝说不出的失落感漫过心头。

而月思卿一直没有回来，不仅仅是因为她与吕涛一直在忙着迁居的事，而是因为梦娘不见了。

是的，等他们谈妥房子的事回到从前的住处后，打算通知梦娘时，却发现，梦娘不在。

月思卿惊慌失措，大喊着去叫梦娘，可惜没人应。

吕涛速度也很快，最后眼尖地在针线篮里找到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一个笔画潦草的字：“月”。

捏着这张字条，月思卿眼里喷出火来。

她没想到，月家竟然会将梦娘抓走！

她们母女不过一对废物，何必大费周章呢？

月家，你狠！

月思卿眼中闪过凌厉的冷光，一把将字条塞进怀里，冷声道：“去月家！”

午后，阳光融融，往日便森严的月府，今日，族人更是连一声咳嗽都不敢。

大厅的高座上，除了他们的族长月无霸外，还坐了一个男人，当今二皇子上官鸿。

他往日也会过府，但很随意。今天却是从正门进来，身后更是领了不少铠甲整齐的护卫。

月无霸手下，月刚在，月出云在，月木子也在，更坐着几名气度威严的老者，他们是月家长老会的几名长老。

所有人或站或坐，只有大厅中央跪着一个女人。

肤色虽然惨白，却掩饰不了她五官的清秀，纵是经历过岁月的洗礼，那份美丽仍旧保留着。

梦娘勾着头，姿势屈辱，有如接受刑罚的犯人。

而观遍整个大厅，都没有看到月跃。

“那枚碧珠，当真不在？”开口的是月无霸。

他瞥着上官鸿脸色，出声极是凶狠。

梦娘微抬脸，紧抿着唇道：“容我回去找找看，过几天再给答复行吗？”

她不会说那碧珠在月思卿身上。

因为，不想她受到任何惊吓。

母爱的本能战胜了一切。

“过几天？你当我们是孩子吗？袁梦，你是不是根本不诚心？还想攀附上二皇子吗？也不看看你女儿有没有那个资格！”月刚闻言，怒声喝问。

梦娘脸色白得可怕，但她没有反驳月刚的话，死死咬着唇。

她女儿不是废物！

只是，看着这样的月家，她不敢说！她怕，月家会分开她们母女！废物也好，天才也好，那都是她宝贝着的女儿。

月木子微咬着唇瓣，脸色苍白地看着她，又悄悄觑向上官鸿。

自小，她便听人说自己与二皇子有婚约，所以后来她被送进了宫，跟皇子同拜卢劲松门下学习。

她也一直以为，自己是不二的二皇子妃人选，即使她没有那个所谓的信物东海碧珠……可却万万没想到，纸被捅破的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

上官鸿看了月木子一眼，眼中划过担忧，再次看向梦娘的眼神便多出了一抹锋锐，冷声说道：“旁的事我不管，也管不到。你只将碧珠交出来吧，没人会为难你们。你要知道，我不可能娶你女儿。”

“回去找也不难，我随你一块儿回去。”月刚起身冰冷地说道。

梦娘当然不可能和他一起了，她不想暴露月思卿，当下只是摇头。

这会儿，纵然再沉稳的上官鸿也怒了，长袖一拂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桌上的青玉盏摔落至地，四分五裂。

刹那间，客厅的温度降了几分，原还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也变得淡了。

这就是皇室的威严。

他冲梦娘投去嫌恶的一眼，转脸问月无霸：“月族长，当年我父王与月跃伯伯定下儿女婚事时，可曾说了什么？”

月无霸沉吟一声，答道：“王妃还在时，羡慕跃儿文采，求皇王立下儿女亲事，当时便从腕上褪下一对碧珠，给你们戴上。这是信物。”

听完后，上官鸿薄唇微勾目光再次转向梦娘，声音沉冷：“看在我仙逝的母妃面上，我本想着只拿回碧珠算了，没承想你如此不识相！别以为碧珠就能牵绊住我。我上官鸿的婚事还从来没人能制约！”

最后一句斩钉截铁，响亮之极。

“来人，与我取纸笔来，既然不愿意退婚，那就一封休书了结此事！”上官鸿眯起眼说道。休书？

梦娘脸色愈发惨白。

虽然她早想结束这桩婚约，但却绝对不能羞辱了女儿！



正在这时，厅里一个衣裳粗陋的丫环上前将梦娘给扶了起来。

梦娘一愣，手心多了一样东西，耳边也传来几句话。

这时候，厅里其他人的注意力全在上官鸿身上，没人注意到这边，看到的，也不过以为是府里的粗鄙下人。

梦娘却满面惊喜，朝那丫环多看了几眼。

丫环脸色漆黑，有些难看，但梦娘如何看不出来，那是月思卿乔装的。

她默默退到一名小厮身旁，不再说话，静静的双眸却在厅内精明地扫视着。

谁入戏，谁出戏，世事纷纭。

“二皇子，碧珠在此，还你。”梦娘将那颗攥在手心的碧色珠子托起，大声说道。

上官鸿一愣后，朝旁边微努下巴，顿时有护卫将碧珠取了来。

接过碧珠，少年一直冰冷的脸色终于现出一抹柔和，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他才说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拖延有何意思！”

挥挥手，他便要护卫将已经送来的纸笔拿回去。

梦娘又出声了：“二皇子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”

“你说。”上官鸿也没理会这无聊的事。

“虽然信物已退，但当年的儿女婚约在四大家族中却是不少人知晓，这退碧珠的事知道的人没几个，将来二皇子若是不认又待如何？”

梦娘并不痴傻，她软弱，是因为她没有灵力，只能服软。

相反，她是个极聪颖的人，月思卿刚教了几句，她便领悟了其中意思，声音虽不犀利，却极其沉稳，坚定有力。

一厅的人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呆滞。

上官鸿更是眼角猛抽，忍不住喝道：“我不认？你不会以为我巴巴地想娶你女儿吧！真是笑话！”

月思卿混在人群中，唇角的弧度也经久不消。

她不自负，可也知道一名召唤灵师对于帝国的重要性。

上官鸿也许不喜欢她，但不代表他不会利用自己。

她不喜欢有任何把柄拿捏在别人手上，包括婚约！

梦娘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那就请二皇子写一封退婚保证书。”

上官鸿只是一个劲地冷笑。退婚保证书？这对废物母女将他当什么了！

周围也响起低低的喧哗声。

月无霸紧皱浓眉道：“袁梦，这写不写有什么要紧？”

“免得以后再多事。”梦娘的声音也没有温度。

见这个没有一丝灵力的废物居然迫不及待地将他往外赶，还生怕他反缠着她们一样，这让上官鸿如吞苍蝇般难受。

“我写！”他抓了护卫手上的笔，极快地在宣纸上写下几句话：

兹有月跃之女，月家长孙女，天生愚笨，不适做本皇子妃，现已退还碧珠，儿女婚约至此结束！从今后，互不干涉，互不纠缠！上官鸿亲笔。



写完后，未等墨纸干透，他便灌入一股灵力，那宣纸哗地一声朝梦娘飞来，伴着上官鸿冷若冰霜的声音：“这样够了吗？你不必担心那么多，只要管好你女儿别想着纠缠我！”

梦娘气得发抖，快速将协议收好，说道：“放心，我女儿是不会缠着你的，不仅是你，月家所有人，我女儿都看不上！”

她瞥了月思卿一眼，怒气才散去一些。

“最后一个要求，七天之内搬离帝都。”月无霸沉声开口了。

梦娘一愣，这件事她做不了主，扭过头，询问的眼光微微扫过月思卿的脸，她看到那名不起眼的丫环轻轻颌首。

她微一沉吟，答道：“好。”

不过，又提出一个条件：“我能去看看他吗？”

月无霸眼中划过一抹精光，说道：“行。”

他自有新的打算。

这时，几名月家精壮的族人抬了一个箱子进来，当着众人面打开，珠光宝气，都是些大件的金银珠玉，值几个钱。

“这些便给你们过活。”月无霸的声音微微缓和了些，“你还是将女儿带进府来，叫我见上一面。”

梦娘笑起来，容颜染上一分凄色：“族长这么多年没见，见与不见，有什么差别呢？多谢好意，只不过我虽没什么本事，赚些钱糊口还是行的。”

她拒绝了这箱财宝。

月思卿心里赞了一声。

月无霸也没有勉强她收下，只是对于她不让自己见月思卿一面微微有些不悦。

身边，月刚低声说道：“父亲，虽说是大哥的亲骨肉，但到底是……有问题的，若是见了，到时候还会不舍。”

月无霸明白他说的“有问题”指什么。在这片大陆上，出生便灵力为零的孩子就是有问题的孩子，就是别人口中的废物。

他轻叹一声，点点头。

罢了！

他是一族之长，当以整个月族的兴亡为己任，家族荣耻，自是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。

那孩子，当从来没有过吧。

当然，他不会知道，此刻他口中的那孩子就站在距他不足三丈远的地方，静静看着他。

月思卿跟着梦娘等人出了大厅。

她而今的身份，自是不适宜跟在后面，出厅后被月府管家质问身份，她只答是梦娘的小婢。

那管家半信半疑，上下打量她几眼，倒也没再多问，只是让她在厅门前候着。

她并不放心梦娘孤身深入月府，所以刚才她将小粉塞给了后者。好在吕涛也指派了两名侍卫混了进去。

为了不引人注目，两人站到了厅角。

廊上，月木子眼神发狠地望着梦娘离去的方向。

她既然在月家嫡长孙女的位置上站了这么多年，那么，谁也别想夺她的地位和石头！所有人都只承认她月木子，承认她是月家的后起之秀，承认她是上官鸿的青梅竹马甚至未婚妻。

一个废物，敢跟她抢吗？

月思卿站了好一会儿，梦娘没有回来，倒是来了一名月府的小厮，带他们二人去月跃的院子。

到了那里，月思卿才知道，月无霸答应梦娘可以留下来几天，照顾月跃的伤势。

那双腿，多少有些不便。

也就是说，他们还要在月府留宿几日。

月思卿没有进去打搅他们，和吕涛在侧房内坐了下来。

耳边是隔壁屋内深一声浅一声的叹气，以及低低的话声。

她不知道月无霸打的究竟是什么主意，但能让梦娘开心几天，她也是情愿的。

